



喜禾 著  
XI HE  
WORKS

# 时光不忘 来时路

Shi Guang Bu Wang  
Lai Shi Lu

<<

世上最折磨人的事  
不是你不相爱

而是相互暗恋  
却不知

<< <

她为了他众叛亲离却让他怨恨  
他为了她兄妹反目却让她远离

**后来她才明白，爱情并不像学习，认真付出就可以考第一**

所有的努力，原来可以在那么一瞬间被否定，就什么都不是了

命运偷走如果，只留下结果。时间偷走初衷，只留下了苦衷。

{ 你来过，然后你走后，只留下星空。 }  
{ 我爱过，然后我沉默，人海里漂流。 }

*and still if love was the word  
Deserve to your heart*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# 时光不忘 来时路

Shi Guang Bu Wang  
Lai Shi Lu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时光不忘来时路 / 喜禾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 2015. 11  
ISBN 978-7-5546-0553-0

I. ①时… II. ①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0131 号

策 划: 张婷婷  
责任编辑: 徐小良  
见习编辑: 顾 熙  
封面设计: 刘芳英

书 名: 时光不忘来时路  
著 者: 喜禾  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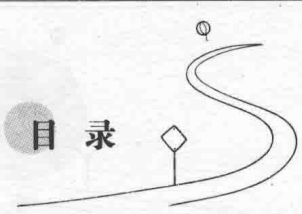
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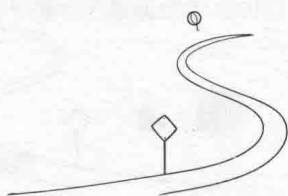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人: 钱经纬  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: 880×1230 1/32  
印 张: 9  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0553-0  
定 价: 24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0731-82231358

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/ 01  
爱情，不是努力就可以考第一
- 第二章 / 36  
时光，不是你不动它就不会走
- 第三章 / 60  
月光很美，晒干眼泪
- 第四章 / 93  
有生之年，必不要再重逢
- 第五章 / 122  
你说呢？明知你不在



- **第六章 / 148**  
所有深爱，都是“触不可及”的秘密
- **第七章 / 176**  
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
- **第八章 / 215**  
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找我
- **第九章 / 238**  
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，我最喜欢你
- **第十章 / 256**  
最后一次，相信地久天长
- **最终篇 / 280**



## 第一章

爱情，不是努力就可以考第一

月明星稀，初夏的夜已然微凉，夜风吹得人有些心烦意乱。

钟小念斜靠着冰凉的花坛，听到女生欢快的歌声从小花园后面那栋高耸而华丽的“人间”传来。

“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……”轻快的曲调，与那群还不谙人间苦闷的富家千金很搭。

应该是群还在读大学的女生，每周周末都会来这普通人望而却步的“人间”消费。

一来二去有些熟了，也会坐一会儿，聊几句。

刚刚包厢里，一群女生起哄说要给她介绍男朋友，被她断然拒绝。于是女生闹起来，开始逼问她心里是否装着谁，她无力招架，匆忙逃离。

也许是鬼迷心窍，那一刹那脑子里竟能清晰地想起一个人来。

下午从超市下班，在公交车站，有辆黑色的保时捷从她身边驶过，缓缓停了下来。她正随着拥挤的人群往公交车上挤，余光却瞟到从车上下来的男人。

模糊的轮廓，像极了那个人。

当时她怔怔地看过去，隔得远远的，隐约觉得和那个男人对视上了，就那么一发呆，被身旁往车上挤的人一推，整个人扑倒在路上。

她狼狈不堪地爬起来，男人还站在那儿。她努力地睁大眼，还是看不清楚他的样子，却也没有勇气走过去。

很快，就有女人从路边的SPA（水疗）馆里出来，和男人上了车。

站在夕阳里，看着那辆车在视野里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那颗悬在半空的心才晃晃悠悠落了地。

会所里空气沉闷，待得久了她就会到小花园里透透气。

“小妮，又有生意？”

“嗯，本来是王玫瑰的单，可是她一进去他们就问小念你。”

顾妮有些羡慕地看着她，笑：“他们都说小念你品位高……小念，你什么时候有空了也教一些经验给我好不好？”

顾妮有个坐牢的丈夫，还有个读幼儿园的儿子。这种透不过气的压力钟小念深有体会，无论做什么事心中就惦记着那个“钱”字，走路的时候都低着头，恨不得每天在路上捡到几元钱。

应允了晚些时候陪她去书店挑几本红酒品鉴的书，钟小念回总台那儿拿了份标有最新价目的酒水单，找到包厢，敲了敲门直接进去。

在一个月前，钟小念还没想过自己会将这份推销酒品的工作做得游刃有余。

“人间”——本市汇聚暴发户的高端娱乐会所在超市外贴了招聘广告，下班的时候她看了看，“抽成”和“只需晚上上班”的字样引起了她的兴趣。刚好那天看护打电话来说母亲又闹着换病房，想到以前她跟着她爸略微学到了些品酒的皮毛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她就去应聘了。

薪水确实很丰厚，一个月赚的钱，比她以前在英国打零工半年存的还多。

本是以前闲来无事的爱好，想不到现今成了她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世事总是无常。

她早学会了如何拿捏分寸，懂得将奉承的假笑修饰到真诚。即使是现在，面对包厢里冲她招手，示意她过去坐的中年男人，钟小念也先是对着满包厢的男人笑笑，再落落大方地在他身边坐下，将手中的酒水单递过去。

“王老板，今天想喝点什么酒？”柔柔的声音，听得出些微的笑。

“好了，挑来挑去麻烦，什么最贵你给我来两瓶。”王老板不耐烦地拿走她手中的酒水单，身体靠了过去。

钟小念笑答了声“好”，不作声地就要站起身来。

“这么急着走干吗？”

一下子，王老板拉住钟小念：“小念，我对你这么够意思，你是不是

也该对我意思意思了？”

“……什么……意思？”钟小念只想着应付一下马上就离开。

哪知王老板的手根本不松开，钟小念终于无法忍受，猛地一把将酒水单在王老板头上一敲，然后推开他，按住裙摆跳离沙发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王老板瞪着猩红的眼，猛地一拍茶几。旁边的男人都围了上去，询问伤势的，劝他消气的，让钟小念赶紧给他道歉的。

包厢里乱成了一团……

钟小念旋身，疾步走向门口。已然满是冷汗的手才放在门把边，啪嗒——门开了。

颀长的身影踱步进来，抬起头的一刹那，房间的光线仿佛也黯淡了颜色。

“王老板这里好热闹啊。”

男人扬起眉，倨傲的眼神从面前的钟小念身上划过，悠悠地在包厢里转了一圈。

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西装，又高又瘦。

年轻的脸庞，如墨画般英俊的眉目。只微笑着，却令人有一种紧张到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的感觉。

“靳总？”王老板等人错愕地看着突然出现在门口的人。

“我来谈点事，就听说王老板你们这边有乐子可看。”男人的轻笑，如一颗宝石滑过上好的绸缎般动听得让人脸红。

钟小念低着头，只觉得他挡住了所有的空气，她用力地呼吸着，喉咙有些痛。低垂的眼，正好能看到他袖口那一颗发着暗光的金色袖扣。

觉察到自己还像个傻瓜似的杵着，她连忙侧身快步走出包厢。

一直到走进花园，凉风迎面吹来，她才悠悠地吐了口长气。

清爽的夜，花坛里的虫子在低低地鸣唱，仿佛回到了在S大的时光。

钟小念死死盯着沉沉的夜幕，好像是要把它看出个洞来，可更想的是就此

沉沉睡去。

若是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还躺在S大毓秀湖边，该多好！

十来分钟后，主管的电话还是打过来了。钟小念沙哑着嗓子应了两句，胳膊再粗也拧不过大腿，更何况她这胳膊还没人家手腕粗呢。

去端了瓶Chivas Regal 12 years（芝华士12年），取的时候有种割肉的感觉。这瓶酒是算在她账上的，一千五百元，她在超市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。

来到那该死的包厢门口，钟小念咬了咬牙想，以后要是王老板来，她请假算了。

惹不起，她躲。

轻轻敲了两下门，手再放在门把上时，冰凉的金属质感让她冷不丁打了个寒战。不知怎的，慌得连手指都不住地颤抖。

深吸了口气，还是推开了门。

包厢里聊得正欢，核心人物换成了那位年轻的靳董。边上的人前倾着身体在和他说什么，脸上堆满了笑。

圈中主角低垂着眼，冷冷的表情，仿佛瞧着手中的高脚杯入了神。

钟小念尽量轻声地关上了门，却不想回过身去时，他已经抬头。透着光芒的狭长眼眸看着她，微眯了一下。旁边的模特趴在他耳边讲了些什么，他撇开了头，薄薄的唇漾开一丝无声的笑。

所有人的目光有些尴尬地从她脸上扫过，却装着不在意地接着聊着。

钟小念扬起僵硬的嘴角，笑盈盈地端着酒走向坐在边上揉着头、满眼戾气瞪着她的王老板。把酒放在茶几上，倒了一杯，她蹲在他身前递了过去，放柔了声音。

“王老板，刚才真不好意思，这瓶酒算我给您赔罪。希望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原谅我无心的过失。”

王老板冷冷地瞧着她，半晌接过她手里的酒，哼了声：“到现在，还装什么矜持。”

钟小念觉得，此刻的自己，就像一个被围观的小丑。

“真扫兴！”

王老板看着她咬着苍白的唇，血色全无煞白的脸，可怜极了的模样，气也消了些：“算了算了，看你态度还不错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”

好像总是有冷凝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她，钟小念壮着胆子回过头去看了一次，适逢那人从美女怀中抬起头。对视上了，却看不透那双黑洞般的眼睛。

微微翘起的嘴角，那笑容一如既往的温润，带着些她从不了解的高傲和疏离。

心好似被针扎了一下，胃那么一抽便有恶心的感觉排山倒海袭来。钟小念捂住嘴，对包厢里的人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忙起身奔向门外。

她脚步有些踉跄，一出门就撞上了服务生，被他端着的西瓜汁淋了一身。

房间里又是一阵有些刺耳的低笑……

几乎连五脏六腑都给吐了出来，钟小念走出隔间的时候，双脚仿佛踩在云端。门口有一小滩水，高跟鞋踩上去滑了一下，她直接就坐在了地上。

她软得不太想动，发沉的头靠在墙边就那么睡了好一会儿。直到进来补妆的顾妮叫醒她，把她扶到盥洗池边，她往脸上掬了几捧冷水，才恍惚有了些意识。

“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”顾妮低下头替她整理衣服上的水渍。

“还好。”钟小念瞥了眼黑色背心上红红的痕迹，其实光线暗淡了也不太能看得出来，还能勉强应付。

“王老板那边走了吗？”她揉着太阳穴，头疼得实在厉害。最好是走了，否则于情面，她最好还是回去交代一声。

心里，却不想再靠近那包厢一步。

“还没呢。”顾妮抬起头，八卦地俯在她耳边，“听说啊，有个大Boss（老板）进去了，谈得正欢呢。”

“大Boss？”

“对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好像是从美国华尔街那边回来，搞投资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，反正听说那人蛮厉害的。而且人还格外年轻，才二十七岁吧。”

钟小念笑，她连年龄都问到了，还说不太清楚。

那人，再过三个月零五天，便要过二十八岁的生日了。

“小念，你笑什么？”顾妮奇怪地看她一眼，又自语道，“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好像撞见他了，他站在洗手间门外，长得真好看。”

心紧缩了一下，钟小念下意识地问：“他站在外面干吗？”

“好像是在打电话吧，王玫瑰那群人生意都懒得做了，一直站在前台那儿盯着呢。我看是没戏，他看起来冷冷的，都没拿正眼瞧过人……”

已经做妈妈的顾妮一说起话来就没完，钟小念拍拍她的手，表示她知道了。

那人从来就是那脾性，若是不喜欢的人他大抵都是直接无视，仿佛别人是隐形的。她曾开玩笑地问过他，若是有一天她惹得他恼了会如何。起先他说不会，于是她又追问万一她做了他最讨厌的事情呢，他还是摇头。

她有些哀怨地叹了口气，埋怨他根本就不在乎她，嚷着要“劈腿”。他当时声音一沉：“你敢？”她正在气头上，使着小性子回了句“怎么不敢”。

只记得他半天没说话，后来认真地看着她的眼说，如果有一天她真的跟别的人走了，那就不要再回来，他会当作，从来就没有认识过她。

那是极轻的语气，仿佛被风一吹就会散。却不知为何，那时的她只觉得一字一句都敲在了心头，让她不安。

时至今日，她终于明白那份不安来自何处。原来不知不觉，命运早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。

钟小念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借来顾妮的化妆包，又把妆给画上了。

顾妮看她把眼睛涂得黑黑的，有些不理解地问：“我觉得你眼睛亮亮的，化淡妆蛮好。干吗要画这样子，好看是好看，可是和你的气质不太符嘛。你本来就长得很漂亮，不用像王玫瑰她们把脸画得跟京剧脸谱一样。”

“怎么，心疼你的眼线膏啦？”钟小念开玩笑道。

她喜欢画极浓的烟熏妆，能带给自己一些自我安慰的安全感。

顾妮摇摇头：“我真是看不懂你，总感觉你身上有好多秘密。”

“你想多了。”钟小念飞快地化好妆，赶紧把化妆包还给她。再说下去，只怕是更难应付了。

包厢里还有轻柔的歌声传来，钟小念没多想，推了门就进去。笑意盈盈的眼习惯地扫向包厢，她呼吸猛地一滞，迈出的脚步生生止住了。

手心处门把手传来的冰冷感传遍了全身，她有些无措地站在门口，看着偌大的包厢正中唯一的那个人。

职业化的笑容僵了好一阵，才随着缓缓平复下来的心情，渐渐恢复如常。

那具高瘦的身躯陷在沙发里，他低垂着头，手中捏着她带进去的酒水单。看得似乎有些认真，连她进去了都没察觉。

钟小念下意识地就要退出去，目光一转，迟疑地落在茶几上那沓厚厚的百元钞票上。

那是她卑躬屈膝，丢下自尊换来的报酬。

钟小念懊恼地咬了咬唇，最后还是轻吐了口气，豁出去般快步走进，飞快地拿了钱，才一转身，蓦然觉得一句低笑轻擦过耳边。

轻飘飘似羽毛，却如大石咚当一声丢进了心里。

“你们这里有些什么年份的红酒？”

清冷的声音，陌生而疏离的语气。

钟小念没料到他会突然开口，双脚一软，虚浮的身子晃了一晃，差点又往地上扑去。

幸而身后及时伸过来的手，将她扶住了。

“您是要点酒吗？”她礼貌地挣脱他的手，眯起眼睛客套地笑了笑，“我马上去叫人进来给您介绍。”

“你不卖酒吗？”他又慵懒地坐了回去，拿起那本酒水单。

无法揣摩他话里的意思，钟小念脸上一阵燥热，只觉得自己在他眼里一定是个笑话。将目光从那清冷的双眸上移开，她声音沙哑地答道：“我下班了，很抱歉不能为您提供服务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撇唇淡淡一笑，笑意不达眼底。修长的手指翻了翻厚厚的酒水单，仿佛自语一般地问，“刚刚他们点了什么价位的酒？有哪些年份的？”

他抬起头轻描淡写地瞟她一眼。

言下之意，多少钱才够买到她的服务。

钟小念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她低垂下眼睑，摇了摇头，掉头便要走。

“有生意你不做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她是真恼了，咬着牙转过头，自嘲地一笑，“您想喝多贵的酒，高兴花多少钱那都是您的自由，随您开心。如果您需要，我可以帮您找一位精通红酒的专业品酒师来，请您不要为难我。”

一丝浅浅的错愕飞快地从他深邃的眼底滑过，他好笑地勾起唇：“那你一定不是一个好的‘服务生’。”

钟小念被噎得哑口无言，头更加疼起来。懒得再多说无谓的话，径自

往门口走。

她真是犯傻了，才会站在那儿和他争辩。他心思敏捷，说话又总是一针见血，以前，她就从没有一次吵赢过他。

听不见身后有脚步声，想他也不会跟出来。

“哟，谁惹我们小念生气了？”前台的吧台内，她才软软地倒在长沙发上，趴在吧台边，忙着朝过路人抛媚眼的男人跟着就凑了过去。视线一抬，忽地就定住了。

“喂，小念。”

“嗯？”钟小念懒懒地应了一声，刚才的一阵心力交瘁，让她困得连眼睛都不想睁一下。

“死猪，别睡啦！我看到一个极品帅哥。”Joy 使劲摇了摇她的肩膀，压低了声音凑到她耳边，“你快来看看怎么样，看了等下我就把我休息室让给你睡。”

闻言，钟小念立刻睁开了眼：“说话算话？”

她现在真是晕得连走路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Joy 的休息室实际就是会所十层楼以上的酒店套房，据说是他的哥哥给他订下的房间。

Joy 对泡吧达到了一种偏执的喜爱，钟小念到会所应聘那天晚上，就看见他了。一头妖娆粉色短发的他，左耳戴着五个银色的耳钻，衣着光鲜，一脸玩世不恭的妖孽模样。站在人群中，尤为显眼，让人一眼便看到。

那时他瘦削的身形倚在舞池边的玻璃门上，那双微微上挑的桃花眼，总是在对视上投射过去的目光时恶作剧地一眨。

眉间流光溢彩，有说不出的魅惑。

之后她正式来会所上班，就总会看见他。而他玩累了或是无聊时，会溜到吧台这边来找她们这帮售酒小姐，满嘴油腔滑调。王玫瑰她们似乎和他很熟，格外给他面子。

钟小念本身性情就冷淡，又身处这种场所，自然会刻意地不与他人亲近。她们嘻嘻哈哈闹成一团的时候，她大多是在旁边研究新到的酒单。才开始 Joy 也会找她搭讪，她头也不抬，简短地应付一两句。到后来，他也察觉到她是在敷衍，便不再自讨没趣了。

直到后来一次，她撞见他在洗手间外对一个女人撒泼。钟小念深觉不屑，只认为这又是一个纨绔子弟。之后她去小花园透气，又很不巧地发现了仰倒在花坛边上的 Joy。

她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狼狈的 Joy，像个孩子一样哭号，泪水把他脸上的妆晕得一塌糊涂。

钟小念与他四目相对，有些尴尬。

没有人希望被人发现自己无助甚至哭泣时候的窘态，特别是 Joy 这种平日里总是神采飞扬、不可一世的主儿。

她犹疑了一下，还是走到他身边坐下，看着他一边哭号，一边囫圇地骂着些什么。

钟小念听懂了，看着他有一秒的讶然。

她一直以来都误解了他，他也远比她所看见的要深沉。

那个晚上的事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秘密，钟小念不会提及，倒是 Joy 常叫嚷着“倾诉之恩”，来找她聊天。关系也自然亲密了起来。

“让你睡啦。”

Joy 白她一眼：“你看看你现在什么糟糕样子，能走回去吗？你要是长成王玫瑰那种鬼见了都不感兴趣的模样，我还真舍不得把房间让给你呢。”

“所以，你是在夸我漂亮吗？”钟小念笑嘻嘻地缩进他怀里，舒服地叹了口气，“让我抱抱。”

她身上的衣服湿透了，一股子寒冷蔓延至全身，只想找个温暖源靠靠。

“喂，小念，你不会是被我感动得哭了吧？”Joy 那只保养得比女人还

精致的手，毛毛躁躁地伸向她的下巴，触到一片冰凉，他惊讶地吸了口气，

“你真哭了？”

“白痴，那是水！”钟小念埋着头，嗡嗡的鼻音有些窘迫。

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孤单又吃力地行走一片荒漠之中，被骄阳烤得几乎快要虚脱，却意外地撞见了一棵可以遮阴的大树。若是往常，她可以是那个坚强到近乎麻木的钟小念。可是今天晚上，却虚弱到连轻轻呼吸，都觉得吃力。

“哎哟。”Joy 夸张地叹了口气，搂住她的腰把她往怀里带，“你怎么这么瘦？不会是从非洲逃难回来的吧？还骗我说什么从英国回来。你这抱着，就跟没腰似的。”

钟小念被他逗乐了：“那你手摸的什么？”

“排骨，还是尽是骨头没肉的那种。”

Joy 重重一点头，头就搁在她脑袋上：“就炖汤的大骨头那种。”

“哟，知道你哥哥爱喝你熬的骨头汤。”

惊觉说错了话，钟小念后悔地捂住嘴。Joy 的哥哥是他的禁区，以前她从来不提起，今天喝多了怎么变得八婆起来。

Joy 半天没说话，她也没敢偷瞄他的表情。正犹豫着，琢磨是不是要跳过这茬儿，找个安全又讨他喜欢的话题弥补弥补。到手的休息套房，千万别因为这一时的口快飞走了。

“不提那人渣。”Joy 突然咬牙切齿地吐了一句，磨了磨牙，又戳戳钟小念的肩膀，“快点帮我看，极品啊，极品啊……”

敢情，他还惦记着这茬儿啊。

真是服了他！钟小念应了两声，磨磨蹭蹭地抬起头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“哪——”剩下的那个“里”字，晃悠悠停在了嘴边。

Joy 看她呆住了，有些得意地道：“怎么样，我眼光不错吧？”